

从蹴鞠到足球 东阳“憨侠”演绎绿茵场上的穿越戏

□本报记者 薛原

头戴“雁翎冠”，身披“黄金甲”，30岁的柳建刚站在“铜雀台”上，一眼望去，都是自己20岁的影子。“其实，我是一个演员，”柳建刚嘟囔着万年不变的口头禅，向记者强调自己并不是跑龙套的，“当然，我也是一位球员，大家都叫我东阳‘憨侠’，也是不折不扣的‘横店影视城球王’。”这位东阳小伙子自毕业实习期间就在横店任职，从事横店景点的蹴鞠表演工作。

“除了蹴鞠表演，我还客串扮演过横店各个景点的将军、士兵、伙夫、农户，你可以在‘梦回秦汉’、‘龙帝惊临’、‘康熙巡游’、‘汴梁一梦’、‘大话飞鸿’等节目中看到我虎背熊腰的身影。”当然，最被同事和游客称道的还是柳建刚精湛的足球技艺，只要涉及

到与蹴鞠有关的节目，他都当仁不让，“我曾经连续一周，每天演出三场以上。”从花式盘球、坐式颠球、彩虹过人、缩球入腹，到侧夹脚拉起、脚腕压搓起、单双脚绕球、胯下交叉大回环，柳建刚的招式潇洒娴熟，充满灵感与创意。“我的得意之作是无师自通的独创秘技——托马斯全旋式颠球！”话音未落，柳建刚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了这项眼花缭乱的压箱底绝招。

柳建刚告诉记者，中国古代的蹴鞠与现代足球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则，球门的模式就“高不可攀”——悬在半空中的球门架，得分区域竟然只有轮胎孔大小，而蹴鞠的比赛模式有点像“藤球”，球不落地，连续传球，然后凌空射中才算进球。柳建刚对蹴鞠的历

史更是了然于心，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，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，宋代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，清代开始流行“康庄追逐，穷巷踏鞠”的冰上蹙鞠。“因此，可以说蹴鞠是中国古代流传久远、影响较大的一朵体育奇葩。”柳建刚说道。

生性幽默、性格开朗的柳建刚在工作之余，也在日常生活中参与5人制业余足球比赛，更受邀在去年的浙超开幕式中表演蹴鞠经典集体节目“清明上河图·最炫足球舞”，惊艳全场。“我这辈子貌似都离不开足球了。”柳建刚很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他表示，这场与足球“穿越古今”的爱恋，他会一直谈下去。



埋头只做教球匠 一心为国找苗子

张海明：驻守乡村倾心育桃李

□本报记者 周志斌

深邃的眼睛，古铜色肌肤，脸颊上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沧桑，有着生活在高原居民特有的“高原红”……见到60多岁的张海明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扎根农村的老伯，而他却是执教履历丰富的专业足球教练。张海明告诉记者，自己在黄龙绿鹰足球俱乐部工作时间不算长，但自己从5岁就开始踢球，持续50多年，这项运动是他最长情的“一生所爱”。

“以前身边同学老师都是足球迷，耳濡目染，自己就喜欢上了足球。刚开始还是‘瞎踢’，对足球运动不了解，只是觉得好玩，只要学校关于足球活动都愿意参加。后来加入校队后，被青海省体校一眼‘相中’，开始了足球生涯。”回忆起自己的“足迹”，张海明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，那时训练条件很艰苦，但只要跑进球场，人立刻精神了。

“不拼搏，什么都没有，去努力了，也许冠军就是你的。”张海明对足球深有感悟。凭着他一丝不苟的执教风格，精湛的竞技水准，赢得了学生、家长、学校的认可，所教学生在参加各类比赛中成绩斐然，自己在省内、甚至全国高水平的绿茵舞台上绽放着耀眼光芒。2016年11月份，在云南省石林县举办的“中华杯”足球比赛中，面对强劲的对手，他和队友们奋力拼搏，名列前茅。

“来杭州前就已退休了，我此前还在青海省带了好多年的青训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队友很早就在杭州从事足球工作，而且还带出了国字号青年球员。”张海明告诉记者，黄龙足球种子计划大幅度覆盖全省，需要专业的教练，在老队友推荐下，离开青海来杭州发展，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充实、交流提高的机会。

黄龙足球种子计划负责人方斌告诉记者，张海明是目前下到最基层开展足球培训资格最老的教练，已退休多年，但依然在为中国足球栽培“浙江好苗子”。这所学校25名足球校队的孩子都是他的徒弟，他长期蹲点在仙居为山村孩子提供专业系统性足球训练。

张海明说，不管是足球特色学校还是青少年俱乐部都是中国足球的青训体系，青训做好了，中国足球根基也就打牢了。在教学上，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他，很多教材已经“滚瓜烂熟”，他说自己更注意爱的执教方式：“从农村学生实际出发，从教法与学法的技巧上出亮点，从竞技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结合上找出路，抓青训先抓学生心理，要给他们自信，多鼓励，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在力量 and 外在好习惯。”他还有属于自己的青训理念，比如青训要预防人才“断层”和注重足球文化两不误。“孩子要喜欢、家长也要支持。看到一些



在12、13岁表现不错小球员，到中学后选择了放弃足球，导致好的苗子流失。”张海明说道。在青海有省级和市级体校，通过俱乐部和校园有机结合，在学校里选拔热爱足球的孩子进入训练基地训练，这种体教结合模式能有效夯实青训体系。

“踢球要靠脑筋，不是靠蛮力，有的小孩踢球不灵活用不上脚力，所以训练非常辛苦。农村小学足球师资薄弱、条件简陋，但是孩子天然、纯粹，更有活力，更需要专业的教练执教。”他说，看着自己的小队员喜欢、享受这项运动，心里很开心，工作并快乐着。

“我就是个‘教球匠’，本职就是为国家找到好苗子。”张海明说，一心只做娃娃们踢足球的‘园丁’，自己也愿意在山村执教足球，也会坚守在仙居乡村，希望把自己所有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农村的孩子，为中国足球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。

“体彩杯”第32届宁波市足协杯决赛1月2日在富邦体育场落幕，鄞州康发队和大榭银博队90分钟内战成1:1，最终通过点球大战，鄞州康发登上冠军宝座。

本届足协杯赛，鄞州康发队平均年龄24岁，显得朝气蓬勃，而大榭银博队这次没有动用王珂等大牌外援，全部由宁波户籍的本土选手出战，平均年龄35岁。去年夺得首届浙超冠军后，大榭银博俱乐部总经理钱科峰就曾表示：“一些主力球员的年纪渐渐大了，球队人员将面临一次更新换代。”

据了解，目前银博俱乐部签约了上海同济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的8名学生球员。“新老交替总是要完成的，今年会有更多年轻选手担当重任。”钱科峰说，2017年大榭银博除征战甬超和浙超之外，还将在10月份参加全国业余联赛大区赛，继续向中乙资格冲击，“让宁波有一支职业足球队是终极目标。”

去年银博俱乐部全年费用开支约为300万元，要想冲击更好的成绩必须有更大的投入。“国内一些长期系统训练、成绩较好的业余足球队，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。”钱科峰说，银博将帅拼了十多年不是为了赚钱，“我们的宗旨就是扎根宁波，相关部门和企业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，虽然资金压力还是很大，但我们始终坚守为宁波足球助力的信念。现在宁波奥体中心快建好了，足球气氛又这么火爆，就差一支职业球队了，而我们冲上职业行列也只差一口气。我们不希望被外地企业‘买断’，所以也一直期待着宁波本土有实力的企业能支持我们，一起耕耘宁波足坛，就像杭州的绿城足球那样……”（通讯员 戴斌）

第32届市足协杯落幕 大榭银博职业路上继续前行